

玄天神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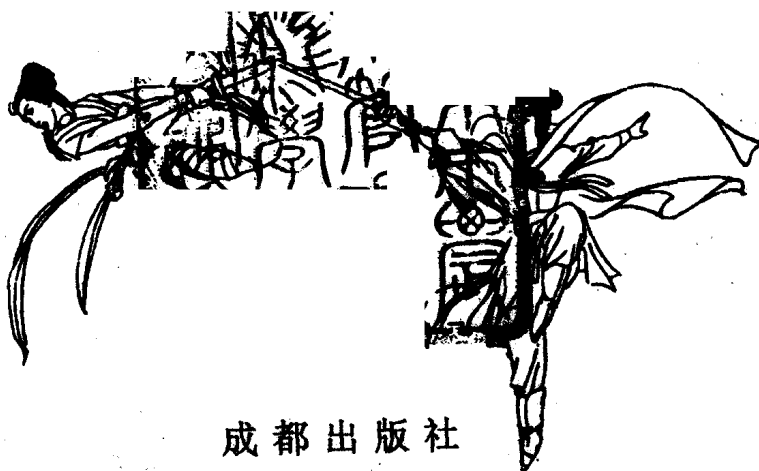
青云著



都出版

玄天神劍

青 云 著



成都出版社

目 录

第一回	惊心动魄走官道	情深义笃结金兰.....	1
第二回	浴血荒山夺异宝	似水柔情救奇材	28
第三回	金山老叟传神功	幽灵堡主施绝学	52
第四回	女侠江底擒水贼	男儿洞中拜先师	78
第五回	天崩地裂惊魂魄	语重心长暖肺腑.....	106
第六回	铁鹰利爪灭活口	玄天神剑诛妖孽.....	135
第七回	上官龙运功排毒	豹子头聚力挥剑.....	166
第八回	鬼魂谷剑影幢幢	松林坡蹄声得得.....	196
第九回	惊世骇俗一尸魔	柔情密意两姐妹.....	224
第十回	黑松林群魔逞凶	黄土坑姹女动情.....	254
第十一回	游戏酒楼惊四座	钟情侠士醉孤心.....	285
第十二回	枫叶山庄葬火海	纯阳观主布剑阵.....	315
第十三回	观云子道院喋血	众侠士尼庵除暴.....	341
第十四回	显绝技狂徒命短	诉别离儿女情长.....	373
第十五回	斗恶贼石破天惊	争情郎香销玉殒.....	400
第十六回	东海三妹除五怪	北岭一剑破三星.....	429
第十七回	黑尸魔神功惊魂	玄衣女情天抱恨.....	454
第十八回	红蝴蝶误中毒液	黑无常险丧残生.....	476
第十九回	王员外扶弱济贫	上官龙解毒疗伤.....	503
第二十回	剑光闪烁生有恨	情涛震荡恨无涯.....	531

第二十一回	无为真人施毒计	有情丽姝动芳心·····	571
第二十二回	高山狩猎擒活豹	腹地探秘遇潜龙·····	589
第二十三回	三绝神尼罹劫难	九如心法通胜境·····	620
第二十四回	粉面毒狼遇厄运	出柙猛虎战群魔·····	646
第二十五回	柔情少女指生路	怪异神丐追少侠·····	681
第二十六回	儒林狂生收高徒	丰都使者克强敌·····	710
第二十七回	不了情正邪拼命	只为仇道魔争雄·····	734
第二十八回	锐不可当一少侠	胆小如鼠二老道·····	767
第二十九回	寻祸首少侠雪恨	助贼酋妖婆蒙羞·····	796
第三十回	阴阳判藏头露尾	落魄掌弄巧成拙·····	823
第三十一回	琴台少女操妙手	绛衣夫人归正道·····	857
第三十二回	离愁别恨儿女情	陈尸暴首魑魉仇·····	872
第三十三回	武当山为虎添翼	七煞针见血封喉·····	898
第三十四回	浴血荒山决生死	兰心慧质显英豪·····	924
第三十五回	缥缈嫦娥解倒悬	上官北冰念春梦·····	951
第三十六回	情切切生离死别	气刚刚龙争虎斗·····	980
第三十七回	中鸩毒群凶丧身	遇绝技枭雄亡命·····	1001
第三十八回	恶道阴谋能陷人	美女妙手可回春·····	1029
第三十九回	脉脉柔情震侠士	虎虎罡风荡武林·····	1058
第四十回	剑无虚发扬正义	情有所钟结同心·····	1089

第一回

惊心动魄走官道 情深义笃结金兰

在荆门州到荆门府的官道上，大踏步走着一个雄壮的少年，年龄只有十三岁。蓬头垢面，两截灰布破短衣太小，将一身肌肉绷得紧紧的。脚底下是块树皮加上纽襻的怪鞋，手持一条黄竹打狗棒，除此以外，身无长物，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个小流浪汉，他就是打死西门雄兄弟的上官龙，小小年纪做了亡命徒。他知道华园主人西门亮在康城一带潜伏势力庞大，汉水水路一带绝不是安全的旅途，便沿着隆中山这一带连绵起伏不断的山尾，向南又向南，漫无目的地流浪。好在他自小饱受折磨，吃苦耐劳养成了坚毅无比的好德性。且天生的钢筋铁骨，与常人迥异。起初十来天，他以超人的技巧，用石块打些飞鸟野兔来充饥，在村落颓垣中找硝代盐，悠哉游哉打发日子。但硝这东西不能多吃，否则久而久之便感到口中发苦，而且恶心。不久，他只好厚起脸皮找人家讨些盐带上。湖广省是鱼米之乡，民风醇厚，不在乎打发花子爷。上官龙一次生二次熟，三五次以后脸皮也就厚了。但除了盐以外，上官龙从未向人乞求过任何东西。

他想得很天真，认为要走就走远些，想沿长江到应天府。这是大明一度的首都，繁盛之区，难道找不到啖饭之地么？就

这个荒谬的信念支撑着他，沿途打听道路向东而去。

由于他这一走，成就了武林一代奇才，苗起一朵奇花，实非他始料所及。

他在山中整整走了一个月，方才出了荆门州，越过荆门山，向荆门府信步而行。这时日色近午，火伞高张。自远离荆门山后，这一带已是平原地域，就是有岗阜，也都算不得山岭，田中金黄的稻穗，有些已经倒垂地面，距收获期已是不远。上官龙不怕酷暑，但他对自己具有不怕寒暑，不怕挨揍和力大如牛的原因，始终不知其所以然。他只知道五年前迷失在深山里，无意中找到了古怪的仙洞以后，身体便慢慢地起了变化，久而久之，似乎成了自然，也就不感到怪异了。暑气迫人，但他不在乎，将破短衣的纽扣解开，露出酱红色的宽阔胸膛，拄着打狗棒信步而行。

远远地出现了一座岗阜，向南蜿蜒而下，右侧是茂密的松林，还有溪流一线。他想：“日正当午，腹中有点饿了，何不到岗下打几只鸟儿裹腹？”脚步正欲加快，忽听身后蹄声得得，扭头一看，只见半里外，缓缓驰来两匹骏马，他略一打量，便又转头自顾赶路。不到半里地，蹄声已近，上官龙仍低头赶路，猛听一个破锣也似的喉音响了起来：“大哥，金山不是说出现了如玉秘籍的踪迹么？怎么搜遍全山，连他娘的鬼也找不到半个了。难道闻风前来的江湖朋友们，都死光了不成？”另一个更粗更响的嗓音道：“二弟，我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据翻天鹞这家伙说：前天他在荆州府盯紧那三个骚尼，一点儿没错，确是往这条路上来的。可惜！三个淫尼的轻功着实了得，三里不到，他就把人给追丢了。他算定三淫尼准是到金山无疑，怎么咱们会找不到人呢？这真是怪事！咱们也许是给翻天鹞骗了吧？找他去！”被唤做二弟的又说：“谁知道那家伙死到哪里了？到荆

州再说。”不一会儿，马蹄得得，超越了上官龙，向南而去。上官龙第一次流浪江湖，根本就不懂他们说些什么，但是他已将马与人看清了：马是好马，人却不太相配。

他有时也到学舍参加生员子弟的骑射，所以不算太外行。两匹马并辔而行，左边那位年约三十岁上下，獐头鼠目，却又大鼻朝天，眉毛挤在一块，招风耳，五短身材，显得猥琐已极。一身玄色劲装，鞍旁插着一把大朴刀，鞍后一只大马包，沉甸甸地。右首那位长相也好不了多少，只是身材稍高大雄壮，眼中精光闪烁，有一只令人心悸的大鹰勾鼻。一色儿打扮，鞍旁插的是三尺长剑。两人看了上官龙一眼，不在意地扬鞭走了。当他们在三里外林中消失后，上官龙又听得身后蹄声急如骤雨，片刻就到了近旁，他扭头一看，只见一匹健马风驰电掣般把尘埃扬起老高。马上是个年约三十岁的壮汉，青色包头，青色箭衣，一张马脸，八字眉往下直挂，鼻子特长，由下往上看也不见鼻孔，血盆大口裂至腮下，露出一排黄板牙，一双鹰眼使人心惧，长相端的吓人。鞍旁插着一把砍山刀，又大又沉，马在急驰，人却安坐鞍上纹丝不动。上官龙心想：“好俊的骑术！”避至路侧躲让扬尘，仍转身赶路，并未注意马上人脸上的表情。

马超前十余丈，突然响起一声马嘶，马人立而起，一双后蹄乱点，半空里转过马头来。马上人仍稳如泰山，神态从容，四蹄一落地，屹立路中，马嘴里直喷白沫，但却丝毫不动，上官龙看得暗暗喝彩。大汉等上官龙到了身前，咧嘴一笑，状甚自得。乖乖！可把上官龙吓了一大跳。他那副尊容本来就够吓人，再一咧嘴微笑，比哭还要令人毛骨悚然。那丑大汉笑容一敛，凶睛一翻，暴喝道：“喂！娃儿！”上官龙一愣，停步转头一看，四周没半个人影。他心想：“这家伙难道是叫我？”不错，正是叫他，那大汉不正向他瞪眼怒吼么？“你他妈的过来！想找死么？”上

上官龙一皱眉，他自小养成一身傲骨，胆气非同常人，并未为丑大汉的疾言厉色所唬住，大踏步走近马旁，昂然答道：“这位大叔可是叫我么？”丑大汉先是一怔，随就赫然震怒，猛地一抖手，马鞭子“呼”地一声闪电似掠过上官龙顶门。上官龙不但神态从容，连那清澈如深潭的一双大眼眨也未眨一下。这倒教那大汉大出意外，他心中一栗，暗道“这小家伙眼有神光，莫非我看走眼了么？敢情还是个行家，真人不露相呢？”想到这儿！气焰压下了不少。他收回马鞭嘿嘿冷笑道：“不是问你，难道问我自己不成？”挺了挺胸膛又道：“我问你，可曾见过两个牛鼻子老道，由这官道往南去么？”上官龙一肚子火，但他知道发作不得，只气虎虎地道：“小可急于赶路，倒未留意有无道爷经过。”丑大汉怪眼一瞪，吼道：“小畜生好大胆，敢在太爷面前气虎虎地说话，凭什么你敢如此无礼？”上官龙也是气往上冲，扬声道：“大叔此言差矣！请问大叔适才疾言厉色，任意挥鞭辱人，能怪小可无礼么？”丑大汉被他抢白一顿，闹个下不了台，脸色铁青骂道：“好小子，你活腻了！”马鞭子一抖一挥，急如迅雷，“叭”地一声，劈在上官龙的脊背上。这一马鞭如换了常人，不死也得皮开肉绽，可上官龙却如此了得，但只见他身上碎布飘扬处，灰布褂裂开了一条大缝，面目红涨，站立不稳，踉跄向前一冲，向马脖子上撞去。

凡是好勇斗狠，身怀异能的江湖朋友，轻易不肯让人沾身，要是让对方的兵器沾身，就别想在江湖上称名道号啦。大汉见这一鞭抽个结实，也没想到这一鞭该有多重，因何小家伙并未倒下，想起对方刚才的傲态，更怒不可遏，马鞭一抖，更将上官龙的右臂圈住，大吼道：“滚你娘的蛋！”上官龙躲不及防，只觉右臂一麻，打狗棒随着堕地，接着一股奇大无比的力道，将他的身躯带起，直向后贯飞两丈外，“砰”地一声暴响，跌落

在稻田里。稻田里没有水，但泥浆却将他淹住了半个身子。大汉一声狂笑，掉转马头如飞而去。

上官龙被贯得眼冒金星，头脑昏沉，五官沾上泥浆，着实不太好受，狼狈地爬起，冲那狂奔而去的人马背影恨恨地骂道：“你这恶贼该死，总有那么一天，哼！”哼什么，他没说。走上大路拾起打狗棒，步到小溪流中脱下破衣裤，洗掉一身泥浆，拧干穿上。他只有这一身破衣，要换不可能。幸好腰带上那包宝贝食盐是用油纸包好的，还没丢失，他倒没有什么牵念，穿着湿衣重新上道。烈日当头、炎热难当，他虽不畏寒暑，但大太阳着实讨厌，心想：“到荆州府还远呢，午餐且在这儿解决吧！这一带林深叶茂，大概鸟儿不少。”他连奔带跑到了小岗下，官道旁岗而过，一座树林直向身后延伸，也将官道吞入林中。上官龙先到林缘拾了十来只碎石，绕着林缘蛇行鹭伏搜索，这一带斑鸠儿特多，吃饱了稻粒到处咕咕乱叫，求爱之声此起彼落。他可不管它们求爱与否，觑准目标双手齐出，石到鸠落干脆利落，片刻被他打下了六只肥鸠儿。再搜集枯枝钻木取火，在溪流边洗剥鸟儿涂上盐巴，先烤两只饱餐一顿，再将其余四只烤好，找藤条儿穿上挂起，就在官道附近躺倒大睡其觉。

一月来，他在山区就是这么打发日子的，自找野物充饥，过得相当惬意，得到许多生活常识。不久，一阵急骤的马蹄声自北面传来，他耳目灵敏，马在三里外狂奔，便已惊醒。抬起身子一看，只见官道上尘土大起，三匹枣红健马衔尾向他这儿急赶，马上全是穿着青色劲装的大汉。看看临近林缘，猛听最后那马上的大汉大喊道：“兄弟，别让那小子入林，无毒不丈夫，纵虎归山后患无穷，快！用暗青子招呼他。”话声未落，从中间那大汉手中飞出三道白影，快如闪电，直奔最前面那一人一骑，在尘影中一闪即止。最前面那人身手相当了得，并没回头

看，扭腰闪身并扬鞭反抽。马鞭子抽落一枚白影，蹬里藏身躲过第二枚，可是人家已经存心制他于死命，岂容他避开？第三枚白影贴鞍而入，贯入下身股道。蓦地里传出一声厉号道：“这就是你们自命白道……的好汉……我石虎……”话一出，马仍疾奔而去，但人已被拖翻马下。

中间那匹马向前一冲，马上人向下一滑，好俊的功夫！尸身刚一触地，便被他一把揪住重又滑上鞍子，将尸首搁在鞍前。马仍向前狂奔，三匹马穿林而入，沿官道向南急驰，片刻即蹄声杳然。上官龙目睹这场残忍的凶杀发生和终止，惊得出了一身冷汗，暗道：“这是什么人呢？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白道、暗青子，又是什么东西？又有什么血海深仇值得杀人呢？”然而，这些事都不是他那小小心灵想得通的。想不通就只好不想，怀着满腹疑团，赶忙拾起打狗棒，提着熟斑鸠儿，急急忙忙走上官道向南疾赶，他要赶快离开这不祥之地，倒真被他躲过了一场凶险。他走后不久，北面又奔来三人三骑，见了地下的蹄痕和血迹，三个劲装大汉便下马搜遍这一带山林，直至日影西斜，三人三骑方向南追赶。要是上官龙仍在当场，真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上官龙一阵紧走，过了一林又一林，十余里后山岗将尽，又钻进一座古林，半盏茶时分不到，古林将尽，蓦地里听到林外蹄声响起，并传来一个清悦的声音念道：“一鹤飞过沧海，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叹望我来，应攀玉树长相待。”念完，幽幽一叹。接着响起另一个洪钟也似的嗓音哈哈大笑不止，打断了先前那人的深长叹息，声薄云霄，可裂金石。上官龙可吓了一大跳，“一朝经蛇咬，三年怕井绳”，深怕又碰上倒霉事，慌不迭窜入林中，爬伏在一株大树后，偷偷地向外瞧。只听笑声伴着蹄声，缓缓进入林来，笑声一落，粗豪的语音随着响起道：

“贤弟，往者逝矣！来者可追。为了那双烂草鞋，你竟然神魂颠倒，何苦来哉？俏姐儿江湖中车载斗量，放心啦！全在愚兄身上就是。只要咱们去荆门山能找到金山老儿，夺得《如玉秘籍》，保证替你找个如花似玉，比那烂桃儿强上千倍的嫩蕊儿，走吧！”

上官龙心中一动，暗道：“怎么？又是《如玉秘籍》、金山、荆门山；如玉是什么东西呢？”金山和荆门山他是知道的，荆门山今早他曾经走过，金山更是大名鼎鼎。在春秋出了一块璞玉，就是蔺相如完璧归赵那只“和氏之璧”。身为湖广人要不知金山，那是白活了。至于那什么烂草鞋、烂桃儿，却不是他能够知道的事。先前那人所念的诗，他倒懂得，那是李白的怀仙歌的前半阙，为何与烂桃儿连在一块，他可大惑不解。

他正在想，又听先前那清悦的声音似乎喟然长叹，接着说：“大哥，男女间的事，你是个门外汉，你不会也不能懂，说也徒然。总之，小弟‘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唉！天下之大，何处觅她的芳踪呢？”“不懂也好，愚兄乐得轻松，至少嘛不会像你那么整天愁眉苦脸，魂不守舍，你呀，‘英雄难过美人关’，哈哈！”粗豪的嗓音，震得飞鸟惊慌猛窜。两人谈谈说说，已经来到近旁，蹄声渐止。先进林子的那人以粗豪的嗓音又道：“懊热难当，咱们且歇息一会再走，这儿到荆门山不过一二十里地了，天黑前再赶到荆门山，由后面绕到金山背侧，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不亦乐乎，哈哈！”两人翻身下马，清悦的喉音又道：“假使双凶一霸都来了，大哥，咱们还是袖手旁观算啦！老实说，合咱们哥俩之力，还是如卵击石哪！”“贤弟，别长他人志气，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双凶一霸再狠，也难逃咱们……”声音渐低履声橐橐，愈来愈近。上官龙心中暗暗叫苦不迭，听语气这两个人绝不是什麼善类，不由他不惊，定神偷

偷地向外瞧，心里更是战栗不安。

只见两人正步入林来，前面那位年纪约四十有余，身材雄伟，满脸红光，国字脸庞，一字浓眉大环眼，狮鼻海口黑虬须，眼中神光外射，两太阳穴高高鼓起。身穿青绸子对襟劲装，青绸帕包头，脚下是鹿皮短靴，靴跟银色马刺闪闪生光。腰中鸾带上围着一条粗如鸡卵的九节钢鞭，乌光闪亮，端的神气万分。另一位截然不同，白净面皮略泛青色，剑眉虎目，鼻梁挺直，倒也是一表人才，可惜双唇其薄如纸。身材修长，黑漆长发挽在顶端，系上青绸结，身穿月白对襟劲装，肋下挂了个大革囊，腰悬长剑。两匹枣红健马只能看到八只马蹄，停在路侧。两人一入林，红光满脸的黑大汉有意无意地，向上官龙隐身处瞥了一眼，停身向白脸大汉呵呵一笑道：“贤弟，荆州府那些高人们，今天因何一个不见，你猜是为什么？是不是让双凶一霸吓跑？”白脸大汉嘴唇微动，不屑地道：“反正他们已得到确实消息，为了如玉秘籍，谁不争先恐后追踪前往？双凶一霸……”

声未落，猛听北面二十余丈林木深处，响起一阵哈哈狂笑，灰影乱晃，由外窜入三个满脸虬须的黑衣大汉来。一个相貌狰狞，背插钢刀，年在四十上下，并肩儿一站，冲着两人狞笑不已，现身身法之快，几如鬼魅幻影。红面大汉呵呵一笑道：“不打紧，不是双凶一霸的走狗。双凶一霸四个字，只要不让他们的狐朋狗党们听到，天下人都可以说，性命也丢不了。”白脸大汉双手一背，鼻子朝天冷哼一声，阴沉沉一字一吐地道：“原来是大洪山马当家的，不愧称大洪三虎，难怪轻功如此高绝。可惜！一纵只有两丈余，还得痛下功夫。”嘴在说，眼光却向顶上枝叶瞧去，神态狂傲已极。大洪三虎同时气往上冲，中间那位大环眼一瞪，跨前两步嘿嘿冷笑道：“阁下好狂的口气！既知马某名号出处，定然是江湖有头有脸的人物。恕在下眼拙，请

亮万儿，马某领教。”白脸大汉蓦地一沉脸，双目寒光暴射，沉着脸厉声道：“滚你娘的万儿千儿，二太爷不屑与你缠夹，凭刚才你三人藏头露尾窥探，更狂笑现身示威，这就足够留下你们三个驴头啦。但二太爷今天有事，不想动手动脚，给我快滚吧！？”

大洪三虎忍无可忍，同时一声呼吼，正要撤下兵刃。忽听红面大汉呵呵一笑道：“贤弟，瞧人家要拼命啦！看我的。”左手一伸，掌中便多了一枝长仅八寸，似剑非剑似刀非刀的匕首。其薄如纸，宽只三分，寒光迫人不敢正视，迎风一晃，幻出千百道青芒，照得众人脸上掩上一道青灰之色。大洪三虎蓦地脸上变色，刀拔不出来了，反而倒抽一口凉气，倒退五六步。中间那位脸如死灰，张口结舌地道：“我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冒犯，两位敢莫是神鞭周大侠，夺魄剑胡二爷么？”红脸大汉又是呵呵一笑道：“你小子招子还真亮，还认得我这把伽蓝匕，来吧，比划比划也成，我周春准教你如愿以偿就是。”大洪三虎吓得浑身打抖，皆因这两位着实难惹，别看周春脸泛笑容，但这就是他动手杀人的先兆。两人是结义金兰兄弟，周春是老大，一条九节钢鞭重有四十七斤。隐在左袖底的宝刀名叫伽蓝匕，吹毛可断，削铁如泥。死在他神鞭之下的人并不多，但死在伽蓝匕之下的人，可是数不胜数。白脸大汉叫夺魄剑胡海，一把长剑神出鬼没，囊中恶毒的夺魄沙人见人怕，鬼见鬼愁。在江湖中名头不算小，黑白两道朋友都对他俩有些忌惮，传说他俩杀人不眨眼，出名儿的心狠手辣。所以大洪三虎一见伽蓝匕，便知道要糟，大事不好！

周春见大洪三虎挪步后退，便呵呵大笑道：“马当家的，你们可怪我们兄弟不得。江湖中各有禁忌，就像双凶一霸吧，他们只能让人叫双雄一霸，谁叫凶字，准死无疑。双凶的鬼魂令

主令旗到处，鸡犬不留，这就是禁忌。我兄弟不才，也有些小规矩，想你们也该有个耳闻，谁招惹我兄弟，谁就得留下点什么。”说到这儿，语气转厉：“放漂亮些，每人留下一条胳膊了事，你们不会要我亲自动吧？是不是？！”大洪三虎知道走不了，要打么？不啻螳臂当车。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认命啦！三人一打眼色，一咬牙，呛琅琅钢刀出鞘，飕飕三条左胳膊应声落地，插好钢刀各掏金创药敷上。马老大铁青着脸，咬着牙恨恨地道：“青山不改，马虎兄弟今天拜领二位恩赐，咱们后会有期。”周春正色回答道：“不错，后会有期。马朋友，咱们兄弟记着了。”大洪三虎向两人投过一瞥怨毒眼光，头也不回地走了。

隐伏在树后的上官龙，被吓了个魂飞天外，几乎晕倒，不住战抖，几曾见过这种阵仗？确够他受的。周春折下一条小树枝，若无其事地将三条断臂一一挑入林中，有一条“扑”地一声恰落在上官龙身前不到五尺远处。上官龙吓得毛骨悚然，只觉打脊梁上冒一起一道寒流，直冲天灵盖。正在惊恐中，蓦地里响起一声哈哈狂笑，神鞭周春扔掉树枝，冲他隐身处狂笑，笑完后喝道：“朋友你还不滚出来，还没看够吧？哈哈！”上官龙知道自己被他发现了，不出去是不行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大不了一死，没有什么可怕的。再一想到刚才大洪三虎的英雄气概，胆气不由一怔，暗道：“我上官龙也是人，别让人看扁了。”硬着头皮站起，提着打狗棒和烤鸡，大踏步走出山林来。

神鞭和夺魄剑全皆一怔，想不到竟是一个小花子。神鞭一皱眉，淡淡一笑道：“你这小花子好大胆，躲在这儿干吗？小小年纪，犯下这种江湖大忌，你是活得嫌命长么？小得很呢！”上官龙距两人丈外止步，卓然而立，昂然地答道：“小可路过此

间，打几只鸟儿充饥，正在歇脚。二位大叔请见谅，小可实在并非有意偷窥。”神鞭没作声，心想：“这小花子眉青目秀，眼中似有神光，胆气不弱，倒是块浑金璞玉，稍加琢磨，必成大器。”这一看之下，他可动了怜才之念，便假怒喝：“呸！装什么浑像？鬼鬼祟祟，必有图谋，还不给我跪下。”

上官龙一皱眉，随又一轩，扬声道：“士可杀不可辱，要脑袋，拿去就是，你神气什么？”他也是迫得无路可走，眼见大洪三虎无故被辱，知道这些人都不是好东西，全是杀人不眨眼，无理可喻的狠心人，讨饶并不一定是生路。他自小饱受后母折磨，锻炼成坚强不挠的性格，要他摇尾乞怜是不可能的，所以开口顶了回去。神鞭为人不失豪爽，不由暗地点头称许。夺魄剑为人阴鸷，气量偏狭，他可忍不下去，一晃肩抢前两步，大怒道：“小狗找死，二太爷毙了你。”一招手，虚空一掌向上官龙天灵盖疾迫而下，一股劲风随掌而出。上官龙见他出掌，人并未欺近，正欲将打狗棒先行扫出，忽觉人影一闪，神鞭已经抢出，伸手一拨夺魄剑拍出的巨灵之掌，急叫：“贤弟且慢！”掌虽拨开了，可是夺魄剑志在伤人，这一掌已运了八成内劲，掌虽向左一晃，掌风已收遏不住，仍向上官龙撞去，要收也不可能了。上官龙刚准备一棒扫出，突觉一股奇劲的罡风迎面扑到，不等他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巨大的推力已将他推倒在地。他只觉头脑一阵昏眩，胸口发呕，眼前一阵黑，屁股“叭”地一声将地面坐陷三分，但人仍未躺倒。

周、胡两人还未看清上官龙死活，林外官道突传出一声“嘻嘻”尖笑，接着“叭叭”两声暴响，马儿嘶叫不止，蹄声震耳，显然两人的马匹被人揍得不轻，正在放开四蹄向北狂奔。两人闻声大怒，急转身向外纵去。神鞭飞步在先，他向北追马。夺魄剑不追马，他向对面林中扑人。这一带除了路两旁十来丈

仅长着些短草以外，十丈外野草有六七尺高，还有无数的小灌木丛生其间，灌木是一丛丛生长的，中间自然形成空隙，夺魄剑一扑入，瞬即消失在草丛之中。上官龙被掌风击得头晕目眩，但他体内有一种不知其所自然而来的潜力，瞬间便将他的神志恢复过来。他摇摇晃晃站起，正待举步，忽听身后“得”地一声落下颗石头。转头一看只见身后三丈外草丛边，伸出一个蓬头垢面的小脑袋，用手指竖在嘴唇前，意思是教他别作声，向他一招手后，便缩入草丛中去。上官龙不加思索，挟起打狗棒跟踪钻入。远听身后传来夺魄剑的大吼声：“王八蛋！是好汉给我姓胡的滚出来见过真章，不然休怪胡某嘴皮子损你，抓住你剥掉你的皮。”上官龙跟着前面的小叫花一阵东绕西转，像两只小老鼠，片刻便遁出百十丈，身后夺魄剑的怒吼方渐渐消失。

正跑间，小叫花猝然止步，冲着上官龙嘻嘻一笑道：“兄弟，你快向南走，就在三里外山脚下等我，我去将那两个混蛋引走。”不等上官龙回答，双脚一点，闪电似窜出三丈外，瞬即隐身矮林中不见了。上官龙一伸舌头，羡慕不已，心想：“这位小兄弟年岁比我还小，竟有那么快的脚程，假使他肯教我，真得好好跟他学学。”脚不敢怠慢，向南一阵急走，半盏茶工夫，便已窜出树丛。小山岗就在前面三里远近，这一带草从小树仍多，足可将身形隐住，又忙冲冲撒腿急跑，快如狂风，稍瞬间小山岗举眼可及了。到了岗下，远望官道正横在前面，不过两里之遥，一辆驴车正自南向北缓缓而去，一切显得那么平和，他心中大定，便靠在一株小树上休憩，神色紧张地等待。不久，身后传来两声轻笑，他迅速转身，只见灰影乱闪，现出领他脱险的那位小叫花。在小叫花身旁，还有一个结了一只小辫子的小女娃儿。

上官龙这才将两人看清，男的不过十岁，女孩也只有八九岁，脸上虽沾有污泥，但神情清朗，眉目如画，白里透红的小脸蛋，衬上一双清澈如深潭的大眼睛，笑嘻嘻地一脸顽皮相冲着上官龙扮鬼脸。两人身上的衣履，看去暗淡无光，全是污泥，脏得可以。可是上官龙眼尖，一眼就看出是非绸即缎，只不过故意糊上脏垢而已。上官龙一整容色，向两人拱手笑道“两位辛苦，小弟上官龙，承蒙临危援手，铭感五内，小弟这里谢过。”谢完又是一躬到地。男娃儿一皱眉，女娃儿可笑得小蛮靴打跌，用手中树枝向上官龙一指，啐了一口笑道：“甯！你有多大呀？倒学起大人样打拱作揖满口酸气，你这算什么呀？”男娃儿一下子坐倒，将上官龙拉着坐下笑道：“别装腔作势，令人恶心。看你这装扮，八成儿是偷跑出来的小捣蛋，告诉你，我也是偷跑出来的。我们先躲一会风头，那两个混蛋还在林中鬼撞墙似的胡闹发疯，等会儿再走不迟。”手一抄，快如闪电将上官龙手上的烤鸡抢过，喷着小嘴道：“唔！好香，够新鲜。”扯下一只递给女娃儿，毫不客气扯下另一只大嚼起来，将另两只递还给上官龙。上官龙笑道：“我已经填饱了，这是你们的。”

女娃儿毫无羞态，接过来嘻嘻一笑道：“早餐是在宜城用的，真也饿了，谢谢你啦！”说完嫣然一笑，将烤鸡递给男娃儿，男娃儿可不谢，片刻便送了一只入腹。扯下另一只一面吃一面道：“我叫朱文青，那是小妹朱文凤，家住荆州府东门朱家湾，人家都叫我长湖金童。”说完，一口将烤鸡咬下了一大块。文凤忙叫道：“为什么不说是我的绰号？”“谁不知道你叫长湖龙女？”文青大眼一翻，接着道：“嘻！哪算龙女？只可算是一条泥鳅！”“呸！”文凤将剩下的两只鸡脚劈面向文青扔去，骂道：“你才是泥鳅，上次你陷入湖东泥淖，两个时辰还出不来，你忘了吗？你才是泥鳅。”文青歪身让过鸡爪，嚷道：“好好好！不是泥鳅，是